

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訪問)

赴蒙古科學院、博格達汗冬宮  
博物館及國家博物館參訪  
返國報告書

服務機關：國立故宮博物院

姓名職稱：林正儀院長

王士聖參事

宋兆霖處長

劉國威研究員

吳紹群科長

派赴國家：蒙古國

出國期間：107.07.01-107.07.05

報告日期：107.08.08

## 摘要

國立故宮博物院與蒙古學術、文化界的合作交流，導源於民國一〇四年接受駐臺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邀請，為協助促進其國內民眾教育推展所編輯出版的元代文物菁華錄要——《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蒙古文物彙編》。全書正式發行後，頗為蒙古各界所重。其中，蒙古科學院回應最為積極，亟欲深入瞭解未收入之蒙元相關藏品，作為構建民族文化源流統緒的基礎。一〇六年，蒙古科學院與本院簽署合作備忘錄，開始派員來臺蒐集資料，備供輯印圖錄。本院以為，圖錄當以雙方共同出版為宜，遂著手草擬協議書，明訂彼此責任義務。約莫同一時間，本院圖書文獻處與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著手規劃「蒙藏四大活佛」展覽，擬向蒙古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洽借文物，充實佈陳內容。經初步接洽，蒙古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亦盼建立合作關係，於本院所提締結姐妹館之議更持正面態度。另一方面，駐臺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海隆代表又屢次提議，望本院以蒙元藝術數位節目前往蒙古國家博物館展出。今年六月，林院長以蒙古邀訪不斷，前述共同出版及姐妹館締結前置作業亦已辦理妥當，遂決定親往拜會踐約。茲篇所錄，即本院與蒙古科學院、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接觸磋商之緣起與過程述要，以及林院長率員往訪，分別與之簽署協議書的經過，併參訪之心得與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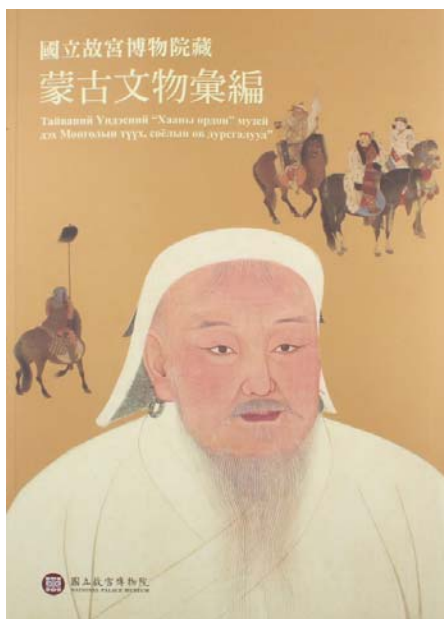
## 目次

壹、出訪緣起及拜會目的 .....	1
貳、參訪及相關交流活動過程 .....	6
參、參訪心得、建議 .....	16

今年（2018）七月一日迄五日，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故宮」）林正儀院長受邀率國際交流推動辦公室王士聖主任、圖書文獻處宋兆霖處長與劉國威研究員、教育展資處吳紹群科長，赴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訪問，拜會蒙古科學院（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及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Bogd Khaan Palace Museum），並分別與之簽署共同出版協議書及姐妹館締結協議書，深化兩國國家級文博單位友好關係；另赴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參觀，瞭解陳列室環境設施，作為規劃數位藝術借展參考。案「國際化」為林院長就任後重要施政方針之一，旨在以本院「臺灣國家博物館品牌」為基礎，透過各項國際交流與推廣活動，「提升整體臺灣品牌意象」，「呈現國家文化內涵及形象」，進而「創造世界級的故宮」。<sup>1</sup>林院長此行成果豐碩，不僅確立了雙方學術研究合作的範疇，更開拓了彼此歷史文物及數位藝術交流展覽的可能。茲就林院長一行出訪之緣起，以及分赴蒙古各機構拜訪的過程，提交報告如次。

## 壹、出訪緣起及拜會目的

民國一〇三年（2014）十月，駐臺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額勒貝格（S. Elbeg）代表及副代表鋼巴塔（Ya. Ganbaatar）蒞院拜會馮明珠院長，謂蒙古國內現存有關於其民族歷史文化之文物史料有限，「致國人對祖先的認識模糊」，對自身文化源流及歷史脈絡亦不甚了了，盼本院協助，將院藏涉及蒙古民族之繪畫圖像、史籍文獻彙集成冊，出版發行，俾利其國民教育工作之推展。馮院長允其所請後，即多次邀集器物、書畫、圖書文獻三處同仁，召開編輯會議，最終決定將院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蒙古文物彙編》書影

蒙元帝后畫像、元代宮廷重要文物收藏，以及載錄蒙元史地、典章制度、文化生活、宗教信仰之屬的古籍史料納入，輯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蒙古文物彙編》專書；所收各件之說明詮釋，則以中文、英文、新蒙文及老蒙文四種文字對照編排。<sup>2</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蒙古文物彙編》於次年（2015）六月出版後，頗獲蒙古各界重視。九月下旬，蒙古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與蒙古科學院共同舉辦「紀念忽必烈汗誕辰八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特

邀本院文創行銷處徐孝德處長參加，就全書之編輯與內容提供說明。又烏蘭巴托市政府更辦理專書發表會，並將之分贈國立中央檔案館（National Central Archives of Mongolia）、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Mongolia）、國家博物館、國際蒙古學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ongol Studies），以及教育、文化、科學暨體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cience, and Sports）等單位，以廣流傳。<sup>3</sup>

故宮典藏基礎，原為北宋以降歷代宮廷累積的珍藏，自然不乏蒙元時期名寶重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蒙古文物彙編》所錄，為其中菁華部分，計量不啻院藏滄海之一粟。蒙古科學院有見及此，乃接續與本院聯繫溝通；其歷史考古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崗巴特（N. Ganbat）學術秘書長且曾於民國一〇五年（2016）十二月間親臨拜會，建議出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蒙古文物彙編》續篇，並簽署合作備忘錄。對於強化雙方文化學術交流，建立密切有效合作的發展導向，林院長表示同意。翌年（2017）元月間，蒙古科學院透過駐臺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正式向本院遞交合作備忘錄，檢附合作研究工作小組六位蒙古代表名冊。林院長隨即指示，備忘錄文稿內容之審視修訂，由圖書文獻處研議辦理。

案蒙古科學院所提合作備忘錄，係以本院所藏有關蒙古歷史之器物、書畫、圖書文獻為標的；另為促進合作事項順利推動，特將駐臺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列為簽署一方，期以發揮溝通協調功能。工作內容計分三階段：（一）雙方組織合作研究小組，就故宮所藏文物、圖籍、史料展開調查，並編製清冊；（二）蒙古科學院選派研究人員來院，對上述材料進行辨識，考證研究；（三）合作研究小組共同編印圖文專書，辦理研討會與工作坊，建置資料庫，並於烏蘭巴托辦理成果展覽會。宋處長以合作備忘錄內容廣泛，事涉藏品整理、文物研究、出版發行、數位建置、展覽推廣等項，遂將之分送各典藏及相關業務單位詳予檢視，提供修訂建議。二月中旬，林院長親自主持會議，就合作備忘錄文稿及各單位意見進行討論。重要決議事項計含：（一）於備忘錄加入對等互惠之合作研究精神，揭示本院同仁亦得前往蒙古，就其國內所藏與故宮文物相關之文史資料、考古遺跡、出土文物等材料進行合作研究；（二）據合作研究成果所建置之資料庫，應於雙方網站公開；（三）蒙古科學院所提借展之議，應依本院海外借展規範與要求辦理，且展覽與展覽圖錄編輯相關細節，須另以協議書規範之；（四）蒙古科學院使用本院文物數位影像，應循文創行銷處相關授權規定辦理申請。三月間，本院對應蒙古科學院合作研究工作小組之作業團隊，經各單位推派專業人員組成。圖書文獻處隨即透過院

內國際交流推動辦公室，將修訂重繕之合作備忘錄中、英文本回傳。蒙古科學院對之並無異議，不旋踵即將蒙文本送達。

由於簽署一方駐臺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為蒙古政府授權之駐外機構，本院為求慎重，特於四月間將合作備忘錄文本呈請行政院審議核定；另宋處長亦將蒙文本送交蒙藏委員會蒙事處，請其協助確認翻譯文字之正確性。七月初，行政院函復，請故宮「本於權責自行核處，並應注意維護我國家尊嚴」。越數日，蒙古科學院瑞格戴爾（D.



民國一〇六年七月七日，林院長與蒙古科學院瑞格戴爾（D. Regdel）院長（左）、駐臺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海隆（P. Khaliun）代表（右）簽署合作備忘錄後留影

Regdel）院長訪臺，本院國際交流推動辦公室特安排三方於七日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正式開啟兩國文化學術合作交流新頁。九月，蒙古科學院歷史考古研究所崗巴特學術秘書長率二位研

究人員蒞院，開始進行藏品調查研究與資料蒐集。

十一月下旬，蒙古科學院以其同仁駐地資料彙整工作已初具成果，遂派歷史考古研究所楚倫（S. Chuluun）所長來訪，與宋處長討論共同編印文物圖錄事。案渠等規劃，文物圖錄計含三冊：第一、二冊以器物及書畫為主，並以漢代迄十七世紀為選件範圍，第三冊則為圖書文獻藏品。蒙古科學院為維繫出版品質，將擇其國內最佳出版社辦理編務印務，所有費用自付，並以圖錄印量之半歸諸本院。器物與書畫選件將由蒙古科學院歷史考古研究所專業人員與其國內專家學者仔細討論後擬定，提交故宮檢視後，再作確定。第三冊圖書文獻部分，則俟第一、二冊出版再予處理。各件文物之介紹文字，將以本院說明為基礎；蒙古科學院研究人員亦將視其歷史考據結果，增補詮釋性敘述。蒙古科學院於資料彙集完成，將提供全書文字說明，送交故宮檢視。又第一、二冊出版時，雙方將於烏蘭巴托及臺北兩地辦理新書發表會。宋處長則建議：（一）圖錄由雙方共同出版，「國立故宮博物院」名稱須全銜載示；（二）蒙古科學院須提交圖錄出版計畫書，又草擬選件目錄應說明選件理由；（三）雙方應簽署共同出版協議書，明定

雙方權利義務，並納入蒙古科學院所望本院提供之文物影像協助，依條文規定處理。

崗巴特學術秘書長等在院工作結束後，即積極著手文物圖錄籌備事宜，繼於今年六月間將第一、二冊之器物及書畫選件目錄寄達，並建議取名《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跟蒙古歷史、文化有關的文物/從古代到十九世紀初/匯編》。宋處長初步檢視後以為，圖錄名稱雖仍待商榷，選件目錄內容亦難稱完備，惟蒙古科學院已展現積極從事的態度，遂與國際交流推動辦公室王主任討論，決定建請林院長同意從速擬具共同出版協議書，作為雙方賡續推動的準據。

本院所提〈國立故宮博物院與蒙古科學院共同出版協議書〉凡十六條，對於出版計畫書之撰擬送審、圖錄設計編排後全稿大樣之送院檢視、全書之付印裝訂須先經故宮書面同意、「中華民國」及「國立故宮博物院」等正式名稱之全銜載示，以及本院藏品數位影像僅供圖錄出版使用、蒙古科學院應善盡藏品數位影像管理責任等項，規定明確。全文經本院文創行銷處及法制人員審核後，由國際交流推動辦公室傳至我駐烏蘭巴托臺北貿易經濟代表處，轉請蒙古科學院審視。瑞格戴爾院長等逐條審酌，並未調整更動。

約莫同一時間，圖書文獻處因籌謀「蒙藏四大活佛（暫名）」展覽事，亦開始與蒙古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聯繫。案民國一〇六年三月，本院器物處「以清朝宮廷與蒙古、回部、西藏諸藩部之間往來互動的相關文物為中心」，舉辦「貴貴琳瑯游牧人：院藏清代蒙回藏文物」特展，由「人類學與物質文化的角度出發」，「闡釋蒙回藏游牧文化的特質」，並「解析文物本身的藝術特色及其所傳達的文化內涵」。<sup>4</sup>為落實現代博物館教育推廣功能，故宮又與蒙藏委員會合作，推出系列文化活動。十二月間，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蒙藏委員會於當年九月併入文化部後之新名）於本院辦理「『衣』見鍾情·『舞』彩繽紛」表演活動。蒞院主持之徐桂香主任特向宋處長提議，故宮與蒙藏文化中心盡出所藏菁華，益之以借自烏蘭巴托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之重要藏品，共同籌劃「蒙藏四大活佛」展覽。宋處長以不諳蒙藏文化中心與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典藏內容，且此議事涉院藏器物、書畫、圖書文獻，而本院文物能否與之搭配，構成具歷史、文化、宗教意義的完整展覽架構，猶待進一步瞭解思考，遂允諾儘速研究，呈報林院長決定後回覆。

會後，宋處長即邀集處內專攻佛教文化史之劉國威研究員併負責展覽規劃之鄭永昌科長，以及器物處佛教藝術專家陳慧霞副研究員，就展

覽之可行性，如何充分結合三單位典藏，介紹藏傳佛教格魯派(Gelug)在蒙藏地區的廣泛影響力，以及達賴喇嘛(Dalai Lama)、班禪喇嘛(Panchen Lama，或稱班禪額爾德尼)、章嘉呼圖克圖(Changkya Khutukhtu)、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Jebtsundamba Khutuktu)四大轉世活佛系統併陳列室空間配置等課題，進行深入討論。其中，陳副研究員對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典藏之外蒙最末一位宗教領袖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1869-1924)生前器用服飾及法器雕像頗為熟悉，所持《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重要藏品(Masterpieces of the Bogd Khaan Palace Museum)》彩印圖錄，於勾勒展覽故事脈絡，構思單元內容呈現助益極大。劉研究員以經常受邀赴蒙藏文化中心參與文物審查，對其所藏內蒙第七世章嘉呼圖克圖(1890-1957)器用手稿並不陌生。渠等認為，本院藏傳佛教文物豐贍，可資說明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兩大活佛體系，另輔以蒙藏文化中心及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文物，應可對西藏、蒙古四大宗教精神領袖及其轉世修行傳承體制作系統性介紹。

林院長聽取宋處長報告後，給予正面回應，並指示洽詢兩單位，討論臺北展覽畢事後移往嘉義南部院區展出的可能性。蒙藏文化中心徐桂香主任獲悉，即著手聯繫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與此同時，鄭永昌科長、劉國威研究員及陳慧霞副研究員亦開始據《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重要藏品》圖錄採擇借展文物，並篩選本院相關藏品，製作展覽選件目錄。其中，本院擬向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商借的藏品，多為法器、服飾、佛像、唐卡之屬，凡 109 組、204 件。宋處長隨即將之轉寄徐主任，請其發往蒙古，詢問能否惠允出借。未幾，徐主任電告，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文物借赴國外展覽，必以其政府教育、文化、科學暨體育部核准，且借展方同意提供回饋為先決條件。今年三月間，我駐烏蘭巴托臺北貿易經濟代表處嚴竹蓮副代表返國，特來院拜會，經宋處長告以本院借展緣由，允諾返回駐地後全力協助促成。六月，嚴副代表來函，謂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盼與本院建立密切合作交流關係，另囿於政府保護重要文化資產規定，借展品清單中之 18 組件恐無法出國。合作交流部分，國際交流推動辦公室王士聖主任向林院長說明請示後，決定以締結姐妹館方式予以落實；至於 18 組件藏品礙難出借，宋處長則向林院長建議，洽請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另選文化藝術價值不次一等的同級品替代之。對於締結姐妹館，加強展覽、研究、教育推廣及研究人員培訓事，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表示樂觀其成。本院提供之協議書凡六條，其關乎文物藏品或數位藝術展覽交流部分，「雙方同意互免借展費，並得以彼此同意之其他安排取代之」。

另一方面，駐臺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海隆代表以故宮所藏元代



文物及蒙元主題文獻豐富，亟欲推動雙方展覽合作。林院長則表示，本院教育展資處已運用資訊科技，對蒙元相關藏品進行詮釋，創造新的展陳作法，且數位藝術展覽具內容複製快速、設備移動方便、展示調整容易等優點，最適合赴各地巡迴。據此，他建議採數位藝術展覽方式進行。海隆代表對之頗為贊同，表示將協調其國家博物館配合辦理。未幾，海隆代表回復，謂蒙古國家博物館欣然同意舉辦，日期暫訂於明年（2019）九月。

蒙古科學院自與本院簽署合作備忘錄，即數度力邀林院長赴蒙訪問。民國一〇六年八月，瑞格戴爾院長曾親函邀訪；林院長以立法院召開臨時會，不便請假，允諾另擇合適時間前往。今年四月，瑞格戴爾院長再度函邀；五月，駐臺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海隆代表蒞院，討論蒙古國家博物館數位藝術展覽細節時，亦重申邀訪之意。林院長以本院與蒙古科學院及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之協議書俱已置備妥當，且立法院第九屆第五會期應於六月底結束，遂預訂七月中旬親赴蒙古簽署，並實地瞭解其國家博物館場狀況設施，作為本院規劃數位藝術展覽的參考。不過，海隆代表解釋，七月中旬適逢蒙古全國性年度傳統體能運動競技活動「那達慕（Naadam）」節日期間，全國放假數日，是以建議調整行程。透過駐烏蘭巴托臺北貿易經濟代表處嚴副代表與王主任間反覆折衝協調，林院長最終決定七月一日迄五日往訪。

## 貳、參訪及相關交流活動過程

七月一日晨，林院長一行啟程，途經韓國首爾，於下午六時許抵達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國際機場。駐烏蘭巴托臺北貿易經濟代表處黃國榮代表、嚴副代表，以及蒙古科學院朱倫巴托（G. Chuluunbaatar）副院長、



林院長、黃代表（左三）與蒙古科學院朱倫巴托副院長（中右）於烏蘭巴托機場貴賓室晤談

科學院國際合作處班迪（R. Bandii）處長、歷史與考古研究所楚侖所長等接機。雙方於機場貴賓室短暫晤談，間亦述及合作交流前景。朱倫巴托副院長特別感謝故宮同仁撥冗來訪，林院長則表示早欲成行，惜因公務羈絆而有所耽擱。晚間，黃代表與林院長等進行工作餐會，簡報並討論未來三日行

程內容與具體細節，兼及蒙古生活、社交禮俗與本院隨行人員注意事項。嚴副代表特別說明，《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蒙古文物彙編》發行之後，駐臺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又與我國家圖書館合作，於民國一〇五年出版《蒙古相關古籍文獻圖錄》。今年，國家圖書館亦可能應邀赴烏蘭巴托辦理「帝國的回憶—臺灣國家圖書館藏蒙古相關古籍文獻」展覽。蒙古各界蒐羅民族史料用心之勤，可見一斑。



林院長暨同仁與蒙古科學院瑞格戴爾院長等討論確認共同出版協議書內容

次（二）日上午，林院長一行由黃代表及嚴副代表陪同，赴蒙古科學院拜會，由瑞格戴爾院長、朱倫巴托副院長等親自接待。瑞格戴爾院長提到過去數日烏蘭巴托降雨情形，並以蒙古諺語為喻，稱「貴客總是在天降甘霖時來訪」。他特別言及去歲九月崗巴特學術秘書長率研究人員赴臺北調查

研究時故宮所提供的支援，並感謝林院長促成雙方共同研究出版，協助蒙古構建民族歷史文化發展面貌。林院長稱故宮院藏文物為人類文明重要遺產一支，全院同仁樂與全世界分享。在世界文化發展進程中，蒙古曾開創輝煌燦爛的歷史。故宮作為全球博物館界的成員之一，至盼與蒙古文博單位合作，透過共同研究出版及數位展覽的方式，協助推廣歷史上蒙古帝國（Mongol Empire）的文化藝術成就。瑞格戴爾院長續又補充，謂蒙古學術界為廣泛蒐羅民族歷史材料，正積極與俄羅斯、日本、伊朗、約旦等國合作，進行蒙古帝國歷史研究。他強調，巴特圖勒嘎（Kh. Battulga）總統對於蒙古科學院與故宮的合作研究出版計畫甚為重視，經常垂詢執行進度；外交部政務次長巴特澤茨格（B. Battsetseg）女士更受命組織十二人跨部會工作小組，督導推動。雙方繼而就共同出版協議書內容再予檢視，確認各條載述無誤，復一致同意僅簽署英文本共同出版協議



林院長與瑞格戴爾院長簽署共同出版協議書

書，雙方原各自置備的中、蒙文本則作為對照參考之用。宋處長亦特別向崗巴特學術秘書長臚列圖錄中各組件文物說明應包含之款目(品名、創作者、製作時代、尺寸、材質、典藏號等)，並建議蒙古科學院研究同仁於參考故宮所作文物解說的同時，納入自己的研究所得，由蒙古民族視野，提供文化詮釋。最後，林院長與瑞格戴爾院長在雙方與會人員見證下，簽署英文本共同出版協議書。

會後，林院長接受蒙古媒體訪問時指出，「故宮所藏文物是全球人類的共同資產，近年來…積極推動與各國博物館的交流與合作，就是希望結合全球博物館的力量，共同保存、維護、研究與推廣人類的文化與藝術瑰寶」。他表示，「很高興有機會與蒙古科學院合作，參與蒙古歷史建構的工程，未來也規劃利用數位展覽的方式，讓蒙古民眾有機會瞭解燦爛的蒙古帝國文明」。當日傍晚，烏蘭巴托電子媒體 ibook.mn 即率先透過網路，報導雙方簽署共同出版協議書事及林院長訪談內容(詳 <http://ibook.mn/37844.html>)。

蒙古科學院事務結束，林院長一行旋即趕赴國家博物館，與蘇克巴托(D. Sukhbaatar)館長晤面，並實地瞭解明年九月本院數位藝術展覽場地設施現況。案蒙古國家博物館始創於二十世紀二〇年代，舊有館舍已不復存在。今日所見院廈完工於七〇年代初，原為革命博物館(Museum of the Revolution)所在。九〇年代初，蒙古國家博物館原有館藏與



林院長與蒙古國家博物館蘇克巴托館長會面

中央博物館(Central Museum)民族學、史前史、中古史藏品及革命博物館二十世紀史料文獻整合而成國立蒙古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n History)。十年前(2008)，國立蒙古歷史博物館更名為蒙古國家博物館，負學術研究及教育訓練之責。館藏以蒙古民族歷史文物為主，時代最早者可追溯至八十萬年前。目今，蒙古國家博物館為其國內重要文物典藏單位之一，職司文化遺產之保存維護，兼亦負責為其國內博物館界制定作業準則，<sup>5</sup>在蒙古文化建設事業中具有重要地位。蘇克巴托館長感謝本院慨然同意以蒙元藝術數位展覽出借，增益其博物館社會教育及文化推廣功能。林院長指出，故宮研發數位藝術展演成就斐然，已多次獲得國際博物館界肯定；以數位科技呈現藝術作品之美，係傳統文物佈陳之外的另一種展覽形式，且其運



蒙古國家博物館「蒙古史前史」陳列室一景

用更為多元。蘇克巴托館長表示，博物館入口正後方「蒙古史前史」陳列室空間較為寬敞，可供本院數位藝術展覽之用，必要時得納入與之相鄰，位於入口左側的小型展間。蒙古國家博物館雖屬國家層級單位，其建築及設備已略顯老舊，是以林院長對場地觀察甚詳，尤其關注

隔間安排與電源供應等設施細節，並責成吳紹群科長詳予記錄。

中午，蘇克巴托館長與林院長一行進行工作午餐；席間，雙方特就博物館經營交換意見，並相互介紹典藏特色，亦討論數位藝術展覽相關事宜。蘇克巴托館長以未曾訪問臺灣，林院長乃誠摯邀約，盼擇期來訪。下午，吳紹群科長再赴國家博物館，與其執事人員會面，就數位藝術展覽各項需求進一步研商。王主任與宋處長則針對明（三）日赴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參訪，締結姐妹館，討論「蒙藏四大活佛」展覽等相關細節，續作討論商議，決定將相關文件攜往晚間蒙古科學院瑞格戴爾院長所設餐會，與受邀參加之門德賽汗（O. Mendsaikhan）館長交換意見，俾利結束後從速製作協議書正式中、英文本。

吳紹群科長下午於蒙古國家博物館進行的場勘，過程順利，館內工作人員對展示場地空間、電力配置供應、參觀動線配置，以及室內設計施工、現場設施維運、展覽行銷需求等實務面向之各種問題均能作答解惑。據吳科長丈量估計，「蒙古史前史」陳列室面積 40 坪開外，挑高達 4 公尺，格局為完整長方形，四面無對外門窗，遮光良好，天花板置四具投影機吊架，大致符合中型數位藝術展覽場地需求。至於鄰近的小型陳列室，面積約莫 20 坪，空間頗為侷促，且現場鋼架、展示櫃、投影布幕等均無法移動。由於數位藝術展覽之電力需求極大，吳科長將現場電力供應狀況視為觀察討論重點。據國家博物館同仁說明，「蒙古史前史」陳列室及鄰近展間可分別提供約 30、25 安培電力。他初步評估，現場電力餘裕不足，勢需接通新的電力迴路。另「蒙古史前史」陳列室內四面僅四組插座，數位設備進場安裝時，將需延伸或介接裝置。

「蒙古史前史」陳列室設單一入出口，內部動線單純，便於館方服務

人員發送展覽宣傳導讀資料，並掌握觀眾行進流動狀態；其所在位置與博物館入口相距不遠，尤利服務檯值班同仁指引觀眾入場。進入室內，展出之文物率皆置於四周的邊櫃、獨立櫃；中央可見獨立櫃及二座石柱，形成一島式展陳區域，左前方另置一大型石雕。兩座牆面懸以化石文物，另兩座則張以輔助性質之圖表文字輸出。蒙古國家博物館同仁表示，展場佈置施工之材料設備一律由大門入口進入，俾便管理。渠等繼而說明，中央獨立展櫃及二座石柱可移置他處，唯望四座牆面之陳設及大型石雕得予保留，萬勿拆卸。吳科長說明，牆面與石雕部分，展場設計施作人員得以木製假牆，並搭配圖文影像輸出，將之遮蔽；大型雕塑的隱藏，猶待設計師深入研究，仔細考量。他繼又補充，按故宮作法，陳列室設備或設計施作用料若內含有機成份（如木材等），需預為燻蒸除蟲，始得運入。對此，蒙古國家博物館同仁指出，館內備有小型燻蒸裝置，可供施作人員使用，惟大型物件則需另於館外處理。



蒙古國家博物館「蒙古史前史」陳列室牆面之燈光控制器

據蒙古國家博物館同仁現場指引，「蒙古史前史」陳列室具備投射燈光及空氣調節的控制機制，有利於現場長期維運及環境控制。吳科長表示，臺北與烏蘭巴托距離遙遠，故宮勢難派員駐地管理；蒙古國家博物館因而必須自行籌謀，或招募臨時人員，負責現場維運。蒙古國家

博物館同仁允諾配合辦理，於當地徵集維運人力，將各項電子器材設備啟閉方式納入培訓課程；另亦同意將故宮數位藝術展覽內容授予導覽人員，並協助將之呈現於博物館官方網站、臉書、宣傳海報等。為利展覽細節溝通協調，雙方同意各自指定一英語或中文流利之同仁居間聯繫接洽。國家博物館工作人員特別要求，凡有關展覽佈陳、設計施工、人員訓練等事宜之原則，均應載入雙方合作意向書，作為執行依據。

當晚，瑞格戴爾院長宴請林院長一行、我駐烏蘭巴托臺北貿易經濟代表處黃代表及嚴副代表，以及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門德賽汗館長與公共暨國際關係部達許杜蘭（B. Dashdulam）主任。瑞格戴爾院長致歡迎辭表示，共同出版協議書的簽署，說明雙方已成為忠實合作夥伴；

蒙古科學院研究人員必將竭盡全力，使圖錄編印盡善盡美。黃代表致答辭稱，持續強化臺灣與蒙古間的文化交流，為其任內最重要工作項目之一；今此故宮及蒙古科學院簽署協議書，促進學術研究合作，係最令他振奮快慰的發展。林院長則強調，與蒙古歷史文化相關的史料文物散存不同國家，本院能以所藏彰顯蒙元帝國時期文化的璀璨風華，自當盡力促成。對於當晚的盛情款待，他申致謝忱，並面邀瑞格戴爾院長今年再訪故宮。

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達許杜蘭主任曾赴英國、美國求學，操流利英語，宋處長與之溝通並無困難。席間，兩人就姐妹館締結協議書條文逐一確認無誤。至於僅簽署英文本一議，她表示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與國外博物館建立合作協議，必須呈報教育、文化、科學暨體育部備案，是以檢附蒙文本為宜。宋處長當即報告林院長，決定簽署中、英、蒙三種文本；中、英文本由本院製作，蒙文本則請由達許杜蘭主任列印。另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 18 組件藏品無法出國事，達許杜蘭主任允諾協調其館內登錄組長，以文化藝術價值相當的藏品取代。

三日上午，林院長等由嚴副代表、蒙古科學院崗巴特學術秘書長陪同，驅車前往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訪問。途中，嚴副代表告以昨日上午雙方首長簽署共同出版協議書事，業經蒙古國家通訊社（Montsame Agency）之英文、蒙文網站及烏蘭巴托「蒙古之音（Voice of Mongolia）」廣播電台網站等媒體完整報導（詳 <http://montsame.mn/en/read/15801>、<http://montsame.mn/read/94507>、<http://vom.mn/mn/p/40789>）。

博格達汗宮始建於清光緒十九迄二十九年（1893-1903），係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冬季駐錫所在，既為皇宮苑囿，亦兼具寺院功能。



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山門

依門德賽汗館長介紹，博格達汗宮所佔區域原頗廣大，惜因城市擴張發展故，今僅餘三重院落，凡六幢漢、藏式樣殿宇及一幢西式建築。據悉，入口山門、照壁、牌樓以次各殿宇之修築興建全然未曾使用釘材。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圓寂後二年（1926），所居冬宮經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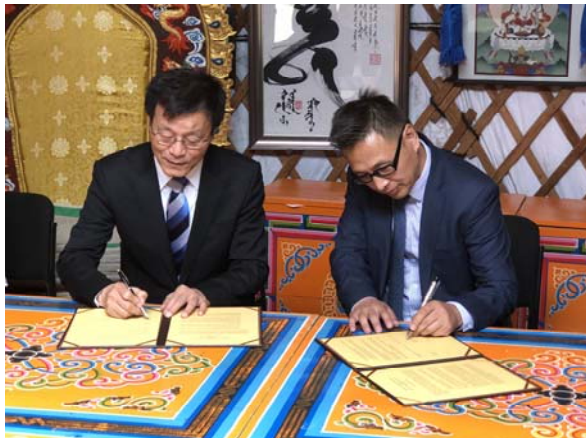
理成為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目前，每年前往參觀的遊客數約二萬，且多為外籍人士。館藏歷世哲布尊丹巴相關文物豐贍，種類多元，內含服飾、珠寶、金銅雕塑、法器、儀式佩劍、唐卡等，年代跨越十七至二十世紀初；其中，72件藏品業經蒙古政府公告為國寶級文物。<sup>6</sup>

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於園區內設迎賓用蒙古包，內部寬闊，可容納二十餘人或更多；門德賽汗館長即在此接待林院長一行，方式相當特殊。雙方坐定後，門德賽汗館長特別安排一段具迎賓禮俗意義的馬頭琴(Morin Quur)音樂演奏。馬頭琴為蒙古傳統弓弦樂



門德賽汗館長安排之馬頭琴音樂演奏

器，音色圓潤，低回婉轉。當日演奏者共準備二首曲目，所奏時而如嘈嘈急雨，時而如切切私語；其精湛指法與操弦技巧能充分掌握各段落之輕重緩急、抑揚頓挫，淋漓呈現音符間的張力。音樂演奏既畢，林院長特向門德賽汗館長申致謝忱。由於前晚宋處長與達許杜蘭主任已將姐妹館締結協議書條文整備妥當，並將中、英、蒙三種文本列印完成，雙方並未針對內容多作討論。林院長與門德賽汗館長隨即簽署協議書，並互換文本。



林院長與門德賽汗館長簽署姐妹館締結協議書

協議書簽署完事，門德賽汗館長親自引導林院長等參觀館內建築及展覽。博格達汗宮興建完成迄今已踰百年，保存現況並不理想，觀之略感蕭條。館方過去四十年間斷斷續續進行的修繕維護，以及陝西省文物保護研究院於本世紀初贊助的大規模古建築維修，<sup>7</sup>或受當地極端氣候條件影響，或因疏於後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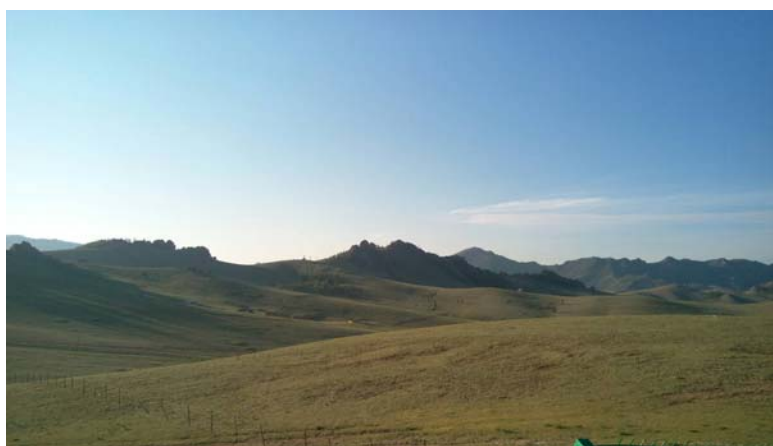
維護等情況所致，成效似不顯著。林院長表示，臺灣古建築維護經驗豐富，且施作技術精良，或可供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日後整修時借鑒參考。各展覽陳列室皆依殿宇格局而設，多照原樣佈陳，少見現代化展示設備，溫濕度控制器材似亦闕如。所幸蒙古深居內陸，距海遙遠，且山嶺阻隔，降水不多，館內有機材質文物的衰敗現象並不嚴重。

午間，門德賽汗館長以工作便餐款待林院長等。席間，雙方持續就古建築與文物維護交換意見。林院長誠邀門德賽汗館長來訪，實地觀察本院文物保存修復作業，以及各類材質文物的庫房典藏環境。餐會結束後，宋處長與劉國威研究員接續與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達許杜蘭主任討論借展細節（含本院陳



門德賽汗館長向林院長介紹館內建築

列室平面圖說明及藏品狀況報告書著錄撰寫等），並瞭解蒙古教育、文化、科學暨體育部的文物出國要求與審核程序。據達許杜蘭主任告知，今年稍早韓國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Korea）為辦理「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帝國（Nomadic Empires of the Mongolian Steppes）」展覽，曾向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洽借文物，惟過程中衍生不少爭議，致政府部門著手修訂相關規定，從而使審議作業益趨嚴格。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稍早函告 18 組件文物無法出國，即以避免類似爭議再度發生為考量。劉研究員則簡介藏傳佛教格魯派在清代蒙藏政教體制中的角色及四大轉世活佛系統對清廷鞏固蒙藏地區統治的重要性，復詳細說明本院規劃「蒙藏四大活佛」展覽的旨趣，以及暫擬之「藏傳佛教的格魯派」、「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章嘉呼圖克圖」五大單元展陳內容。他指出，展覽計畫細節仍處醞釀發展狀態，本院專業同仁已展開學術研究，將使之愈益完備；至盼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儘速賜知重新篩選之 18 組件文物，俾利展覽單元情節之鋪陳撰擬。宋處長繼而補充，為方便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同仁瞭解本院陳列室空間設備，將提供展場設施報告書供參。



蒙古草原的旖旎風光

下午四時左右，林院長一行由蒙古科學院班迪處長及崗巴特學術秘書長引導，驅車前往烏蘭巴托東方七、八十公里處，未遭人為污染破壞的戈爾基—特勒吉國家



公園（Gorkhi-Terelj National Park）參觀。烏蘭巴托因長期倚賴燃煤發電，城內空氣污染甚為嚴重，細懸浮微粒指數極高。據黃代表告知，烏蘭巴托經常為霧霾所籠罩，尤以冬季為然。前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T. Elbegdorj）曾表示，全國首善之區空氣髒污已達災難程度；去年聯合國《人權與環境問題特別報告（Special Report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更警告，烏蘭巴托空氣污染已對蒙古人權造成最明顯的傷害。駛離市區，草原風光迎面而來，令人頓感天清氣朗，心曠神怡。班迪處長沿途詳予介紹，謂戈爾基—特勒吉國家公園係北部肯特山脈（Khentii Mountains）一處自然保護區，土拉河（Tuul River）流經其間，全區海拔約在 1,600 公尺之譜。據傳，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 c. 1162-1227）葬於肯特山，故蒙古民族視之為聖山。蒙古政府對於公園環境的管理維護，不僅嚴格執行，更已為之制定多項可持續發展的長程規劃。日後，戈爾基—特勒吉國家公園可望成為一座極具規模之國家級地質公園。

烏蘭巴托城外道路交通建設稍顯落後，路面崎嶇不平，車行顛簸震盪，致行進速度緩慢。林院長一行迨傍晚六時始達，當晚留宿供遊客租用之蒙古包營區。營區之內雖可見若干現代化設備，絕無任何喧鬧的影音娛樂器材，故環境極為幽靜安寧。又草原之上，空氣澄淨；涼爽清明的夏夜滿天星斗，構成一幅恬靜安詳，又復奇麗璀璨的景觀。

四日上午的國家公園參觀，由崗巴特學術秘書長安排。園區內地形宏偉，地貌秀麗，兼具自然與人文景觀。沿途綠波千里，廣袤無垠；羊群、牛群、蒙古包點綴其間，有如流雲，又似飛絮，風光綺麗明媚。城市中人觀之，概可想見歷史上蒙古民族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型態。又車行其間，不時



蒙古草原上的高聳巨石

可見一座座鬼斧神工，巖嶇崔巍的奇岩異石，其獨立雄渾氣勢在金翠耀眼陽光的映照下，散發出一種跨越古今，開闔宇宙的宏闊之美。嚴副代表特別指出，蒙古人口約 320 萬，牲口總數卻達 6,600 萬餘頭，草原提供了最佳畜養環境。崗巴特學術秘書長補充，謂戈爾基—特勒吉國家公園內人跡罕至的廣大區域，原始地貌與自然景觀尤為珍奇

獨特，極富地質科學觀察研究意義。



林院長接受蒙古國家通訊社記者專訪

參觀告一結束，已近中午時分，林院長等循原路馳返烏蘭巴托。下午，林院長接受蒙古國家通訊社記者專題訪問，國際交流推動辦公室王主任及圖書文獻處宋處長亦在座。雙方談話內容包括故宮簡介、院藏蒙元時代藏品

源流併文物實例，以及林院長此行目的。採訪記者對於本院將與蒙古科學院共同出版研究圖錄，並赴蒙古國家博物館舉辦數位藝術展覽事頗為注意，接續詢及故宮文物前往海外借展前例與赴蒙古展出之可能性。林院長特別強調，本院出國展覽，必以邀請方同意提供其政府對故宮借展文物遭受司法扣押之豁免保證，並允諾於其展覽名稱及相關出版品、文宣品載示「國立故宮博物院」全銜為絕對必要條件。他繼又指出，二十世紀末迄本世紀初，故宮受邀赴美國、法國、德國、奧地利、日本等國參加展覽，皆係在主辦院館充分配合上述原則的情況下，始同意推動。對於目前尚無借展品司法免扣押法律制度的國家，故宮接獲展覽邀約時，多建議以數位藝術展演形式進行，避免衍生無謂困擾。據嚴副代表函告，蒙古國家通訊社已於七月十日將專訪內容在其蒙文網站刊出（詳 <http://montsame.mn/read/95284>）。

晚間，駐烏蘭巴托臺北貿易經濟代表處黃代表設宴，一以為林院長等餞行，一以感謝蒙古科學院瑞格戴爾院長、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門德賽汗館長以次諸同仁對兩國文化交流的支持與協助。中場，瑞格戴爾院長特別以蒙古科學院



蒙古科學院瑞格戴爾院長以忽必烈汗金質勳章頒贈林院長

忽必烈汗金質勳章（Kublai Khan Gold Medal）頒贈林院長，表彰他「促進歷史文化研究發展的貢獻」，以及「拓展蒙古科學院與國立故宮博物院科學研究合作、雙方友好關係的具體作為」。瑞格戴爾院長強調，忽必烈汗金質勳章係蒙古科學院最高榮譽的表徵，林院長是今年第一位獲獎者，代表他在推動文化交流與學術合作方面的努力，與其他獲



林院長獲頒之忽必烈汗金質勳章

此殊榮的外國人士受到相同的肯定。林院長致謝辭表示，獲贈忽必烈汗金質勳章係意外的驚喜，他深感任重道遠，回國後必將全力推動雙方共同研究出版計畫，協助落實蒙古科學院追溯蒙古民族源流，建構歷史文化脈絡的工程。他深盼瑞格戴爾院長及門德賽汗館長能於今年內率相關同仁造訪故宮，俾善盡地主之誼，答謝渠等熱誠接待盛情。

次（五）日晨，林院長一行自烏蘭巴托啟程，再次經行韓國首爾，於下午五時許抵達桃園國際機場，訪蒙行程於焉結束。

七月十六日，蒙古著名英文周刊《烏蘭巴托郵報（UB Post）》A7版刊登一篇題為〈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來訪，揭示重要文化發展（Visit from Taiwa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arks Cultural Development）〉的專文，作者係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達許杜蘭主任。對於林院長此行目的與所達成之事項，她知之甚詳，故爾撰文報導，申述其意義。達許杜蘭主任認為，三機構簽署協議書不僅著眼於彼此當下業務需求，更具長遠交流合作的影響性。對於持續追尋民族認同的蒙古而言，與故宮合作尤其必要，因為院藏中含許多蒙古帝國及蒙古歷史文化相關文物。易言之，蒙古科學院、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與故宮合作，將使蒙古民眾有機會認識前所未知，存藏域外的蒙古歷史文物，從而凝聚民族認同感。她特別強調，故宮為全球重要博物館之一，館員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豐富，蒙古文博單位與之交流學習，借鑒其專業知能，將可望解決目前所面對的諸多保存維護、展覽佈陳，以及文物研究、教育推廣問題。<sup>8</sup>

### 參、參訪心得、建議

蒙古勃興於十三世紀初，迄十六世紀末始衰落消歇。期間，成吉思汗及其血胤曾三度西征，吞滅四十餘國，建立橫跨歐亞兩洲，版圖接鄰最為遼闊的蒙古帝國。忽必烈（Kublai, 1215-1294）至元十六年（1279），蒙軍水師又盡滅南宋殘餘武力，使中國復歸一統，成為第一個由少數民族締建的中原王朝。蒙古帝國的國勢於蒙哥（Möngke, 1209-1259）及其弟忽必烈在位時達到巔峰，威稜武烈，震鑠四方，疆域幅員縱橫數萬里，幾囊括亞洲全部、歐洲之半及非洲若干地區；<sup>9</sup>其鐵騎所至，每能鑿破洪濛，拓展東西方知識技術的傳播，促進不同民族間的文化

交流。正因為蒙古的崛起與擴張，所建帝國橫絕兩大洲，「作為一個『世界』被連結起來」，使得「『世界史』終於第一次具有了名實相符的整體面貌」。<sup>10</sup>史家所謂「中世紀之蒙古人，實為打開世界門戶之先驅」，<sup>11</sup>信非虛言。

古代蒙古係由眾多遊牧部族組成，各部隨水草遷移。部族之間時而相聚融合，時而互爭雄長，流動極為頻繁，性質亦且複雜；即便稱帝建國，大汗諸王及所部仍各處紮營設帳，隨時移動。正因為此一居無常所的鞍馬遊牧生活型態，草原之上少見固定建築，致部族活動紀錄「既不能如居國<sup>\*</sup>之詳盡，又無學院經舍等經常保存。所有遺事皆賴民間傳聞，其間有可信有不可信」。<sup>12</sup>再者，蒙古各部建國，多以武力為手段，軍旅經行之處，焚灼屠剔，城鄉多成廢墟壞址；「後雖部分重建，而三四百年中，彼此易手，又不時分為若干小汗國或部落，興亡聚散，沙飛灰滅」，致許多地區「幾無遺跡可尋，亦無根源可溯」。<sup>13</sup>尤為嚴重者，係蒙古原無統一文字，歷史記載不易，往往同異之間難衷一是。成吉思汗雖力倡以回鶻(Uyghur)字母書寫蒙古語，惟標音並不精準。忽必烈繼又命西藏佛教薩迦(Sakya)派第五代祖師八思巴(Drogön Chogyal Phagpa, 1235-1280)據藏文字母造蒙古新字，然推廣不易，使用時間短暫。<sup>14</sup>因此之故，現存蒙古史多「係畏兀兒<sup>†</sup>文、漢文、波斯文、回文、西藏文、印度文、俄文等著作」，所錄「多為某一汗、某一時代之記載，彼此不易聯貫」；兼以無人盡通上述諸文字，將所有史實整合，並予編年記事。今之「治蒙古史者東鱗西爪，遂多先後顛倒，繁簡失調」。<sup>15</sup>

現代國家莫不力求同化其人民，彰顯固有的民族性格與民族文化。案蒙古於民國十年(1921)獲蘇聯紅軍協助，擊潰庫倫(烏蘭巴托舊名)中國駐軍，並掃除境內帝俄白軍，宣布獨立，卻始終未獲國際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家地位略獲提昇，且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仍無法擺脫蘇聯控制。逮乎九〇年代初蘇聯解體，蒙古摒棄社會主義，制定憲法，實行多黨制度，始逐漸走向獨立自主。<sup>16</sup>據我駐烏蘭巴托臺北貿易經濟代表處嚴竹蓮副代表說明，蒙古國家政策的重中之重，實即維繫得來不易的民族獨立地位。目今，蒙古推動文化復興，積極構建民族主體性，凝聚各部民眾國家認同感的作法之一，厥為重塑蒙古帝國之豪氣雄風，還原蒙古部族之歷史榮光。<sup>17</sup>蒙古國內學術界、文化界有見於古蹟之不易尋，遺物之不可考，文獻之不足徵，自然必

\* 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謂之「行國」，定居一處則稱「居國」。

† 蒙元時代對高昌回鶻(Qocho)的稱呼，為突厥(Turk)語 Uyghur 音譯。

須廣求輿援於外，主動聯繫歷史上曾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嗣征服之國家，以及蒙古史料文物收藏豐富之國際文博機構。此即蒙古學術界與俄羅斯、伊朗等國合作進行蒙古帝國歷史研究之緣起，亦為蒙古科學院派員蒐集資料，欲與本院共同出版院藏文物研究圖錄之因由。

至於圖書文獻處籌劃之「蒙藏四大活佛」展覽，則係本院又一不以藝術唯美主義為佈陳導向的新猷；文物選件原則並非製作工藝技法之精善，而係中含之歷史文化意義與宗教精神。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倡議與故宮合作舉辦「蒙藏四大活佛」展覽之初，即決定以藏傳佛教格魯派及其四大政教領袖之轉世傳承體系為規劃範疇。案格魯派（亦稱黃教）由高僧宗喀巴（Tsongkhapa, 1357-1419）創建於十四世紀末，發展至十七世紀明末清初之際，已成為藏傳佛教主流，在蒙藏地區極為盛行。中國東北的滿族因受鄰近蒙古部族影響，亦接受藏傳佛教為其宗教信仰。有清一代，清廷為鞏固對蒙藏地區的統治，採取尊崇格魯派的政策，命其領袖人物—達賴、班禪、章嘉、哲布尊丹巴—分掌西藏與內外蒙古政治、宗教事務，並授以崇高頭銜，彰顯其政教合一的獨特身分地位。<sup>18</sup>本院策展同仁以格魯派與清廷關係密切，且活佛傳承須獲西藏達賴喇嘛認可，並由清帝冊封，初步確認院藏相關器物、書畫、圖書文獻往往而在，尚足以撐持「藏傳佛教的格魯派」、「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三大單元之敘事展陳；復建議「章嘉呼圖克圖」單元由蒙藏文化中心就其所藏主持選件，並以院藏乾隆年間三世章嘉呼圖克圖（1717-1786）文物補充闕遺。又為充實「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單元內容，故宮與蒙藏文化中心必須主動與烏蘭巴托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聯繫，洽借藏品。林院長此行與門德賽汗館長簽署姐妹館締結協議書，所列「雙方得共同研擬特定合作計畫，並以包括—但不限於—文物藏品或數位藝術展覽方式進行」條款，將使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歷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文物來院借展成為可能。

故宮以蒙元數位藝術前往蒙古國家博物館展覽事，係由駐臺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主動發起。如前所述，本院選提文物赴國外展覽必要條件之一，為邀請方提供其政府對故宮借展品遭受司法扣押之豁免保證。然而，借展品司法免扣押法律制度並非各國皆已建立完成；故宮以之為出國借展要求，往往構成對外合作阻碍。本院以國際文化交流為持續性工作，不宜因此而受縛，乃自三年前開始辦理數位藝術海外展覽，透過電子互動媒體的研發運用，以融合科技、創意與藝術的方式呈現院藏文物，使展覽更為活潑有趣，提供觀眾全新的博物館參觀體驗。教育展資處於民國一〇四年八月前往香港城市大學舉辦之「同安·潮—新媒體藝術—同安船與張保仔的故事」，以及次年八月

於義大利佛羅倫斯聖十字聖殿（Basilica di Santa Croce）推出的「藝域漫遊—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兩項數位展覽，皆為成功案例。林院長有見於蒙古迄無借展品司法免扣押法律制度，院藏文物前往展出暫不可行，遂建議舉辦以蒙元文化藝術為題之故宮數位新媒體展覽。此為本院突破海外借展限制，導入創新國際合作範式的又一具體作為。

林院長等返國後不久，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達許杜蘭主任投書《烏蘭巴托郵報》稱，蒙古博物館界與故宮交流，汲取其專業同仁知識經驗，將可據以改善經營實務問題。案蒙古博物館事業起步稍晚，嗣因近世國內局勢動盪不已而難獲開展。九〇年代後，蒙古實施議會政治，採行自由貿易市場制度，國內經濟始逐漸復甦。社會穩定與經濟成長雖為文化事業發展帶來有利條件，然蒙古國內博物館、美術館之設並不普及，且多集中於烏蘭巴托。<sup>19</sup>文物典藏展示機構數量既寡，相互切磋琢磨機會相對有限，典藏維護、佈陳展示等博物館建設之精進更新自難實現。故宮與蒙古文博單位交流，透過專業人員參訪觀摩或技術訓練等活動，提供實質協助，必將進一步深化彼此文化關係，而此亦為善盡國際博物館社群責任，履行館際相互扶持義務之所當為。故宮與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簽署締結姐妹館協議書，言明雙方合作展覽，「同意互免借展費，並得以彼此同意之其他安排取代之」。所謂「其他安排」，似正可以本院同仁分享文物保存修復研究成果與實務經驗的方式落實。

要之，藝術是人類文化的載體，亦為人類文明的結晶。多年以來，故宮同仁於典藏、整理、維護各方面的全力以赴，實即在為全人類保存一份珍貴的文化資產。在全球博物館由「文物導向」邁入「社會導向」，採取更為開放性、公共化作為的發展趨勢中，故宮尤應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合作，彰顯院藏文物之珍希傳承與真善美聖，並不吝以研究鑽研與實務操作之所得與同儕共有共享。畢竟，文化藝術的感通，係促進世界各民族相互瞭解的最直接途徑。

---

<sup>1</sup> 林正儀，〈院長的話〉，收入賴怡利（主編），《國立故宮博物院一〇五年年報》，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 106 年，頁 9。

<sup>2</sup> 馮明珠，〈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序〉，收入劉芳如、鄭淑芳（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蒙古文物彙編》，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 104 年，頁 2-3。

<sup>3</sup> 徐孝德，〈訪蒙參加「慶祝元世祖忽必烈誕辰 80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出國報告〉，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書，民國 104 年 11 月 12 日。

<sup>4</sup> 陳慧霞（主編），《貴貴琳瑯游牧人：院藏清代蒙回藏文物特展》，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 106 年，頁 12。

- 
- <sup>5</sup> J. Saruubuyan, G. Eregzen, and J. Bayarsaikhan (eds.),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 (Ulaanbaatar: The Museum, 2009), 6. See also: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Museum\\_of\\_Mongol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Museum_of_Mongolia).
- <sup>6</sup> Kristina Youso (ed.), *Mongolia: Museum Highlights, Important Works of Art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Zanabazar Museum of Fine Arts, [the] Bogd Khaan Palace Museum, and [the] Chojjin-Lama Temple Museum* (Ulaanbaatar: Cultural Preservation Project for Mongolia, 2005), 67. See also: "Sights of Interest in Mongolia: the Bogd Khaan Palace Museum," Legend Tour, <https://legendtour.ru/eng/mongolia/ulaanbaatar/bogd-khaan-winter-palace.shtml>.
- <sup>7</sup> 詳見：陝西省文物保護研究院，《博格達汗宮博物館維修工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 <sup>8</sup> B. Dashdulam, "Visit from Taiwa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arks Cultural Development," *UB Post*, July 16, 2018, A7.
- <sup>9</sup> "Mongole Empire,"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gol\\_Empire](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gol_Empire).
- <sup>10</sup> 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頁6-7。
- <sup>11</sup> 高越天，《蒙古史綱》，臺北市：中華書局，2015年，頁3。
- <sup>12</sup> 仝上，頁12。
- <sup>13</sup> 仝上，頁9。
- <sup>14</sup> "Mongolian Writing Systems,"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golian\\_writing\\_systems](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golian_writing_systems).
- <sup>15</sup> 仝13。
- <sup>16</sup> "Mongolian Revolution of 1911,"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golian\\_Revolution\\_of\\_1911](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golian_Revolution_of_1911). See also: "Bogd Khan,"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gd\\_Khan](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gd_Khan), and "Mongolia,"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golia>.
- <sup>17</sup> 廖淑馨，〈二十世紀末蒙古的文化復興運動〉，收入徐天福、郭玉琴（主編），《蒼茫草原的國度—二十世紀的蒙古》，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民國92年，頁37-40。
- <sup>18</sup> 冉光榮，《變異與新生—藏傳佛教》，臺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民國89年，頁117-124、182-184。另見：弘學（主編），《藏傳佛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51-190。
- <sup>19</sup> Ruth Lochar, Alexandra Meinhold, and Hildegard Toma (eds.), *Museums of the World*, 18th ed., Vol. 1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1), 548-549.